

禮記集說

漢書門類			
二〇六	三	九	三
一	三	六	三
五	八	五	冊

內閣文庫			
三	九	二	漢
二	八	六	書
二	八	三	冊
二	八	三	架

九十九之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63
冊數	305 (305)
函號	309 100





禮記集說卷第九十

禮記集說卷第九十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惟其師此之謂乎

鄭氏曰美惡說之是非也長達官之長弟子學於師學為君也擇師不可不慎師善則善也四代虞夏殷周

氏曰此一節明為師法君子謂師也教人至可以為君長之事隨器與之是至學之易隨失而救之是至學之難罕譬而喻言約而達是為美反此則為惡博喻廣曉也知此四事為主觸類長之乃廣有曉解能廣解乃可為人作師為師是學優學優宜仕故能為一官之長治官有功則能為君也師有君德弟子就師可學為君之德故宜慎擇



其師也三王謂夏殷周四代則加虞雖皆聖人無不擇師為慎故云唯其師引舊記結此擇師之重也

橫渠張氏曰知學者至於學之難易及知其資質才性之美惡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若灑埽應對乃幼而孫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倦弊唯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也學也者所以學為君也古者雖匹夫若學則必先學正心誠意治國平天下之事此則以道言之也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學者數也所以為教者莫非王道也王道則非君道而何施於為政其所以輔佐於其君者亦孰非君道

長樂陳氏曰學有精麤則其至有難易質有美惡則其喻有淺深知美而喻之則有以長人之善而達才知惡而喻之則有以救人之失而成德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君子知至學之難易以至能博喻所謂克明也能博喻然後能為師所謂克類也能為師然後能為長所謂克長也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所謂克君也古之為學必自有虞氏始而擇師亦如之是法始乎伏羲成乎堯備於有虞氏而夏殷周特因之而已故先三王而四代次之主三王兼用虞氏故也

延平周氏曰知其至學之難易者言其才而知其美惡者言其性知其才知其性然後能不以一類喻之能不以一類喻之然後能為師師者有為長之道長者有為君之道嚴陵方氏曰揚子云學者所以求為君子蓋君子者人之

成名雖聖人亦不過君子而已必知其事之難易才之美惡然後能博喻於人喻之為義以理喻人而人之所以喻而曉也師之為義以道帥人而人之所以帥而從也且師有道者也長有位者也君有土者也有其道然後可以有其位有其位然後可以有其土君雖有土非有道不足以得之曰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學宜讀曰敦敦教也雖尊而為君亦師之所教焉故擇師不可不慎也三王者禹湯文武也四代者虞夏殷周也指其人則曰王指其世則曰代先言王而後言代者有其人乃有其世故也揚子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好學如此誰獨無師乎若舜之於務成昭禹之於西王國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臧丈人武王之於太公望則三王四代之師固可見矣

李氏曰知至學之難易者循理以造道者也知其美惡者窮理以得道者也故曰然後能博喻能博喻則可以反說約而眾之所依附故曰然後能為長長者有長人之道者也能為長則可以出令正眾故曰然後能為君君者出令以正眾者也故易乾之九二見龍在田君德也而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寬者居上之道仁者長人之道居上長人之道必自乎學而已

慶源輔氏曰人之至於學也順理則易逆理則難習是則美習非則惡知其理之順逆習之是非然後能廣博開喻學者而可以為人師也能為師然後可以為人君則君之為道可知矣彼其以刑法制民而不本之教化者其君去道遠矣武王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若武王者可謂知君道矣禹湯文武其師善矣若四代之君或善或否皆

繫其師之如何此墓門之詩所由作也

山陰陸氏曰周官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長即此所謂長師即此所謂師牧亦即此所謂君也雍也可使南面蓋學之力歟若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進於是矣彼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尚未足以語此唯其師言顧其師如何耳新安朱氏曰今詳經文但能為師以教人則能為君以治人耳擇師不可不慎言能為君者其人難得故不可不擇也

永嘉戴氏曰君師長三者雖不同皆以教化其民然不明乎義理不察乎人心雖欲施實德於民不可得也是故君子先知其理之難易而又知其人之美惡然後能旁取曲譬以開導人心然後可以為師矣出而長民上而為君復以斯理教民為善夫豈有二道哉大抵君子為學貴於有用也有民人有社稷則有君國子民之道焉是以仲弓可使南面而子路冉有自謂治國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惡可不謹擇其人哉三王四代皆以擇師為重況其下者乎

金華應氏曰洞達人情事理然後可以教人能教人則亦可以服人而為長能服人則亦可以治人而為君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鄭氏曰嚴尊敬也尸主也為祭主也尊師重道不使處臣



位也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曰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

孔氏曰此一節論師德既善雖天子以下必須尊師此文義在於師并言尸者欲見尊師與尸同也不當其時則臣之案鉤命決云暫所不臣者五謂師也三老也五更也祭尸也大將軍也天子諸侯同之此據尊師與尸相似故特言之詔告也雖天子至尊當告授之時天子不使師北面所以尊師也鄭註武王踐阼以下皆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文有小異存乎意言意恒念之丹書赤雀所銜丹書也濂溪周氏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

化矣

一橫渠張氏曰王人將王命乃在諸侯之上非尊是人蓋尊命也匹夫傳道雖天子無北面亦非尊是人蓋尊道也王者事天如事君故為師弗臣不必師傅之官但問所不知皆師之道便不以臣禮處之

嚴陵方氏曰嚴即尊也嚴師即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是矣以一人之貴而師匹夫之賤以四海之富而師環堵之貧此嚴師所以為難也嚴師者人嚴之也人嚴其師則師道嚴矣師所以傳道故師嚴然後道尊學所以為道故道尊然後民知敬學以神言之故為尸則弗臣以道言之故為師則弗臣此篇有曰大學之道有曰大學之教有曰大學之法有曰大學之禮何也蓋道以言其位教以言其術法以言其治禮以言其文



永嘉戴氏曰此一段為人君尊師言非學者事也以人君而尊師若此學者可知矣大抵古人行禮有教化存焉嚴師固所以尊道尊道則民知敬學率天下之人而皆知敬學天下豈不大治是故先王養老尊賢之義非特為其人也皆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君之尊天也而君之於臣有答拜之禮臣之卑地也而臣之於君有無北面之義然則古人於君臣之際亦淵乎其有意矣尊君卑臣其始始於後世乎上下曠闊而交泰之情疏堂陛尊嚴而臣鄰之意薄先王之時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而況於尊師乎

慶源輔氏曰凡學之道則非獨君也嚴師為難蓋言盡嚴師之道為難耳非心悅誠服致敬盡禮如七十子之於孔子不可也能盡嚴師之道則師始嚴師所以傳道師嚴則道自尊道未嘗不尊也因其尊而尊之則繫人之嚴師也師嚴道尊然後斯民皆將興起於學是故古之人君必自其師以致其誠敬也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所以極言之也盱江李氏曰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師師者所以制民命其可以非其人哉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為民立師也學校廢師不命於上而學者自擇焉識不至擇不精是能言之類莫不可師也然則父儒而子跖朝華而暮戎何足怪哉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鄭氏曰從隨也庸功也

孔氏曰自此至之道也一節明善學及善問并善答不善答之事善學謂聰明易入者師體逸豫而已之所解又倍

於他人故恒言師特加功於己不善學者已既闇鈍故師體勤苦而功裁半於他人又反怨師獨不盡意於我也延平周氏曰善學者不自以為功不善學者不自以為過嚴陵方氏曰顏淵聞一以知十子貢告往而知來所謂師逸而功倍也顏淵曰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乎若在其後子貢則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所謂又從而庸之也以其有功於我我故庸之有德於我我故德之也

馬氏曰博學而篤志所謂善學也善學者務其本務本則道立故其為教也長善而已不必救其失故師逸而功倍廬陵胡氏曰庸謂用師之道見於日用也怨若陳子禽毀仲尼

永嘉戴氏曰此一段為學者言也不善教而非學者則教者固失矣不善學而咎其師亦非教者罪也夫子曰予欲無言論語亦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蓋聖人欲以無言教學者不得已形於言亦曰詩書執禮而已師何其逸也七卜子之徒中心悅而誠服其有功於學者若此古人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為是也莊周之學未必出於子夏李斯之罪豈盡出於荀卿今謂莊周者推原所自歸過子夏罪李斯者以荀卿為誅首然則取友必端為師者其難哉慶源輔氏曰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所謂又從而庸之也公孫丑曰道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所謂又從而怨之也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

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

鄭氏曰善問謂先易後難以漸入也從容從讀如富父春戈之春春容謂重撞擊也始者一聲而已學者既開其端意進而復問乃極論一如撞鐘之成聲矣從或為松

孔氏曰問謂論難也攻治也善問者如匠善攻堅木先斫治其易處然後及於節目問者順理答者分明及其經久師徒共相愛說以解義理若不善問之人與能問者意反也善能答問難者如鐘之應撞亦隨彼所問事之大小而答之

橫渠張氏曰問學亦須發端不發端則無以起論議蓋道若大路如不因端則指何者為先須是攻堅而不入有疑而未判者如此發問乃有得也善待問者如撞鐘洪鐘未嘗有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而有知答問者必知問之所由故所答從所問言各有所當也大鳴小鳴因所叩也不必數數告語待其來問至當皆實見處故易以喻所謂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

嚴陵方氏曰節則木理之剛者說卦所謂為堅多節是矣目則木理之精者弓人所謂斲目必荼是矣皆其至堅難攻之處也苟先其易攻之處則其難者亦相說以解矣欲其因微以入乎妙由淺以極其深故也從非牽也容非迫也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則隨其所感而為之應進之以漸而不以頓故也善問者則足以進己之學善待問者則足以進人之學故曰皆進學之道

延平周氏曰善問者知先後之序善待問者小以成小大

以成大

馬氏曰切問而近思所謂善問也於吾言無所不說所謂相說以解也

山陰陸氏曰說息也言師弟子相與委蛇于言意之表從讀如從容之從昔子路初見孔子以為不若已居二年以為與已等居三年然後知不如若此可謂從容矣老子所謂為學日益是歟

廬陵胡氏曰鐘隨叩而應能待問者亦隨問而答從容謂再三叩也間傳云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偯聲餘從容也盡其聲謂無隱也如以莛撞鐘而應之以大蓋不善答問者新安朱氏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非特善問讀書求義理之法皆然置其難處先理會其易處易處通則堅節自迎刃而解矣若先其難者則刃頓斧傷而木終不可攻縱使能攻而費工竭力無自然說而解之之效終亦無益於事也相說而解說只當如字而解音解蓋義理相說之久其難處自然觸發解散也 又曰從容註說非是正謂聲之餘韻從容而將盡者也言必答盡所問之意然後止也

永嘉戴氏曰古人論學必繼以問故曰學問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論語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蓋學者以問為功疑思問問思難故問者進德之階也然非學者善問教者善答則雖問無益也善問者如攻堅木去其枝葉尋其脉理難易節目皆有次第而不求欲速之功善待問者如撞鐘公而無我虛而善應洪纖高下隨叩而答從容而後盡其聲如此則進學之道也

慶源輔氏曰今之治木者猶然柔者既去然後堅者可脫

而解矣故曰相說以解音悅恐非說則以學者言矣以後
 譬觀之不然撞鐘者以莛撞之則其聲小以楹撞之則其
 聲大聲之大小雖不同然必待問者之從容然後盡其聲
 焉若亟撞之則未有能盡其聲者也夫子之荅門弟子固
 未嘗同也然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之言必發於請問
 其目之後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之說必待其問於斯
 二者何先然後語之也問者荅者皆得其理然後學者有
 可進之道也一或不善則失是矣然則學者之無功又非
 特不善學者之罪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
 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鄭氏曰記問謂豫誦雜難雜說至講時為學者論之此或
 時師不心解或學者所未能問也聽語必待其問乃說之
 舍之須後

孔氏曰此一節論教者不可為記問之學記問謂逆記他
 人雜問為人解說無益學者聽語謂聽其問者之語依問
 為說也受業者才力不能見問待憤悱之間師然後語之
 語之不能知且舍住待後別更語之也

河南程氏曰記問文章不足以為人師以其所學者外也
 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

嚴陵方氏曰記者得諸言而非得諸心問者資諸人而非
 資諸己是特學者之事若夫教者則得之於心而寓之於
 言取之於已而傳之於人者也聽語者聽其所問然後語
 之以言也彼無問則我無言矣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
 我其聽語之謂乎教人之道固聽其所問然後語之以言
 至於力不能問者教者將舍之乎亦曰語之而不知然

後舍之而已聽所問而語之者教者之義也力不能問而語之者教者之仁也

山陰陸氏曰聽之而覺語之而知非記問之學也力不能問然後語之非不欲問也力不能問耳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李氏日記問者記而得問之謂也夫人之才性有明暗之殊而其學有淺深之異或學博矣而約有所不能知體矣而用有所不備可告之詳者不待三隅而反可告之略者不叩其兩端而竭滯學而不知本則語之以貫於心務本而不知學則語之以求於學此所謂聽語也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故才有不足而志至焉者斯可告矣故曰力不能問然後語之孔子之於鄙夫近是焉至於才不足而志不至則不可告也故曰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孔子之

於孺悲近是矣此君子之所謂不屑教者也力不能問而後語之所以不失人語之而不知則舍之所以不失言也夫君子之教人或聽之或語之或舍之其欲成之一也永嘉戴氏曰昔人有言經師易得人師難遇若記問之學足以為人師則學者求諸簡編可也何以師為是故闔闢造化之功全在教語唯諾之間其力能問者因問以致啓發之功其不能問者告語以開其欲問之意力不能問而語語之而彼不知則教者無所施其力矣雖舍之可也舍之以須其後猶為不棄也世人皆知誦說之為學而不知遊息之為學皆知答問之為教而不知不屑之為教此教學之所以難也

慶源輔氏日記問之學如前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是也記問之學據已所有者以告人聽語者因人之所疑

以啓之孟子所謂知言是矣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
 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此非心與道一而尺度
 權衡之在我者不足以與此也知言則其義精矣彼有質
 朴而訥於言雖有所欲問而力不能發者必有以知其情
 不待其問而語之如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是也如此而
 語之未有不知者也故曾子一唯之外口耳俱喪若夫雖
 欲語之而彼無以受之則止而不以告非謂其既語而彼
 亦不知乃已也舍如字

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馬者反之車
 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鄭氏曰必學為裘仍見其家錮補穿鑿之器也補器者其
 金柔乃合有似於為裘必學為箕仍見其家撓角幹也撓
 角幹者其材宜調調乃三體相勝有似於為楊柳之箕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學者數見數習其學則善故三譬之良
 善也冶謂鑄冶也裘謂衣裳也積世善冶之家子弟見其
 父兄世業鉤鑄金鐵使之柔合以補治破器皆令全好故
 能學為袍裘補續獸皮片片相合以至完全也為弓之家
 使角幹撓屈調和成弓故其子弟亦學取柳和軟撓之成
 箕也始駕馬明新習者也駕馬之法大馬本駕在車前今
 馬子始學駕車繫隨車後而行故云反之車在馬前所以
 然者此駒未曾駕車若忽駕之必驚奔今以大馬牽車於
 前使駒日日見車之行慣習而後駕之則不復驚也學者
 亦須先教小事如操縵之屬然後示其業則道易成也上
 三事皆須積習非一日所成君子察此則可有志於學矣
 橫渠張氏曰良冶之子不見異物而遷裘當為毬沙土之
 範模

長樂陳氏曰裘非一腋之所能成理非一物之所能備故
 為裘所以譬明理也箕待揉然後成性待脩然後善故為
 箕所以譬脩性也馬觀於車然後可以駕行識於所往而
 後能行故駕馬所以譬其善行也蓋明理而後能脩性能
 脩性然後能見於行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延平周氏曰為裘則所資者不一所資者不一故象其道
 問學為箕則所因者自然所因者自然故象其尊德性車
 在馬前有觀而化之之意君子察此三者則可以有志於
 學矣

李氏曰合皮以為裘合金以為器其合則同而裘有異於
 冶析柳以為箕析木以為弓其析則同而弓有異於箕學
 者自麤而入精故學治者先為裘學弓者先為箕始駕馬
 者未嘗馭者也故車在馬前趨有近於馭故始駕馬者先
 觀趨此為學之次也至於鍾鼎之齊不可以為斤斧大刃
 之齊不可以為鑿燧以之為器則新而無窮敝而無惡以
 之為刃則倨而可入勾而可決長外而堅短內而疾以之
 為鍾則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皆
 有說以之為量則可以權可以準可以鬴莫不有法以之
 為甲則其裏易其朕直橐之而約舉之而豐衣之而無斷
 此治之良也冶至於良則非為裘者之所能知也析幹必
 倫析角無邪斲目必荼其液厚其節帑方其峻高其柎長
 其畏薄其敝其和至於無灑其應至於無已此弓之良也弓
 至於良則非為箕者之所能至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
 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不以目視不以策
 驅進退履繩尺而周旋中規矩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
 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此御之良也馭至於良則非趨者之



所能任也雖然學治必始於裘學弓必始於箕學馭必始於趨蓋其學有漸次耳故曰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永嘉戴氏曰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三子言性止曰性而已獨夫子性習兼言之此其所以善論性也夫人性不甚相遠善惡之分全繫乎習習與性成久而自然人知其為性不知其為習也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人情皆然也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物理亦然也少而習之長而安焉耳目見聞轉移心志而不自知是故學者貴乎習也觀聽以習其外涵泳以習其內德之不進未之有也故曰麗澤允君子以朋友講習為允此時習之所以說也

慶源輔氏曰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至於馬之子則不能然也雖然苟有以調習之則亦無不能也此見人獸之異君子而能察夫弓冶之賤必學為箕裘之業馬之子異於人矣而有以調習之亦皆安於牽駕之事則可以有志於學矣蓋學乃君子當為之事也可以勉之之辭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鄭氏曰比物醜類以事相況而為之也醜猶比也醜或為計當猶主也五服斬衰至緦麻之親

孔氏曰此一節論弟子當親師之事上明學者仍見舊事又須以時事相比方也物事也古之學者以同類之事相比方則事學乃易成既云古學如斯則今學豈不然以下四

事皆比物醜類也鼓革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言鼓之爲聲不宮不商故言無當於五聲而五聲不得鼓則無諧和之節五聲與鼓俱是聲類即是比類也水謂清水也五色青赤黃白黑也章明也清水無色而五色畫績者不得水則不明五色是其水之出故五色須水亦其類也五官金木水火土之官也學先王之道非主於一官五官不得學則不能治故化民成俗必由學能爲師然後能爲君長故官是學之類也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師於弟子不當五服之一人若無師教誨則五服之情不相和親也師情有在三年之義故亦與親爲類

橫渠張氏曰比物醜類須學者至明乃能之五官弗得不治施於天官而天官治施於地官而地官治不主於一官長樂陳氏曰類者物之所同也醜之爲言衆也理有所不顯則比物以明之物有所不一則醜類以盡之夫然後因理以明道而善乎學矣夫聲中於宮觸於角驗於徵章於商宇於羽其聲濁者尊其聲清者卑非得鼓爲之君而唱節之則五聲雖奏而不和者有矣夫色青於震白於兌赤於離黑於坎黃於坤相有以章相無以晦非得水爲之主而潤色之則五色雖施而不章者有矣耳目口鼻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者是之謂五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是之謂天君蓋五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善假學以治之使目非是無欲見斯徹而爲明矣使耳非是無欲聞斯徹而爲聰矣使口非是無欲言斯隸乎善矣使心非是無欲慮斯凝於神矣五服也或以恩以義而制或以節以權而制升數有多寡歲月有久近凡稱情爲之隆殺而已非假師以訓迪之則五服之制不明於天下而學士



大夫欲短喪者有之此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所以有待契之敷教也總而論之鼓非與乎五聲而五聲待之而和水非與乎五色而五色待之而章學非與乎五官而五官待之而治師非與乎五服而五服待之而親是五聲五色五官五服雖不同而同於有之以為利鼓也水也學也師也雖不一而一於無之以為用然則古之學者比物醜類而精微之意有寓於是非夫窮理之至者孰能與此記之論學多譬喻以明之言玉不琢不成器取其有質者言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取其有理者言之嘉饋取其有味者言之鍾鼓取其有聲者言之川與水取其有本者言之官與服取其在身者言之蛾子與馬取其動物言之弓冶與車取其成器言之蓋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

永嘉戴氏曰比物醜類本不足以為學然察於萬物而見義理之當然則心通意曉有所信而必為此教者所以貴於博喻也天下之理固有不相為而實相用者如鼓之於五聲水之於五色是也學何有於五官然視聽言貌思非學則不得其正師何與於五服然五服隆殺非師則恩義不篤學者苟知五聲非得鼓則聲不和五色非得水則色不章將以治五官安得不從事於學將以親五服安得不有賴於師邪

嚴陵方氏曰五聲之清濁固所以相和也然非鼓以作之則弗得其和而乖矣五色之淺深固所以成章也然非水以潤之則弗得其章而隱矣五官之異用固所以相治也然非學以明之則弗得其治而亂矣五服之異等固所以相親也然非師以教之則弗得其親而疏矣以鼓況學以

水況師五聲以之況五官五色以之況五服是皆比物醜類之道也

金華應氏曰聲以鼓而震色以水而發身以學而治族以師而親皆若緩而甚急若不相關而不可廢也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鄭氏曰不器謂聖人之道不如器施於一物不約謂若胥命于蒲無盟約不齊或時以生或時以死有志於本謂本立而道生以學為本則其德於民無不化於俗無不成也源泉所出也委流所聚也始於一勺卒成不測

孔氏曰此一節論學為衆事之本記者引君子之言也大德謂聖人之德官謂分職在位聖人在上垂拱無為不治一官故云大德不官器各施其用聖人之道弘大無所不施故云不器論語云君子不器又云博學而無所成名是也大信謂聖人之信約謂期要大信不言而信孔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是大信也不為細言約誓故云不約也大時謂天時也齊謂一時同也春夏華卉自生薺麥自死秋冬草木自死薺麥自生故云不齊若能察此在上四者之事則人當志學為本也三王祭百川之時皆先祭河後祭海或先祭其源或後祭其委河為海本源為委本總之則皆曰川也源委謂河海之外諸大川也或解云源則河也委則海也申明先河而後海義亦通矣先祭本是務重其本本小而後至大是小為大本先學然後至聖是學為聖本也 庾氏曰不官為羣官之本不器為羣器之本不約為羣約之本不齊為羣齊之本四者莫不

有本人亦以學為本也

長樂陳氏曰大德無事於事故不官大道妙於無體故不器大信無必而唯義所在故不約大時無固而唯變是適故不齊由德以至道則入神而無為由信以至時則致用而無不為此四者先後之序也不官不器者道德之本而入於器主於事者皆道德之末不約不齊者時信之本而言必信行必果者皆時信之末猶之河與源者海與委之本海與委者河與源之末末雖君子之所不忘而本則君子之所志是故末之所不忘則存乎學本之所志則存乎道學則日益道則日損夫推本之事至於此則君子之道成矣

嚴陵方氏曰大德不官不拘於所守也大道不器不拘於所用也大信不約不拘於所期也大時不齊不拘於所遇也德之大者無入而不自得若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是矣道之大者無往而不通若孔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是矣信之大者則無可無不可若孔子不言而信是矣時之大者則唯理之適若孔子聖之時是矣唯其不官故無所不官唯其不器故無所不器唯其不約故無所不約唯其不齊故無所不齊此其所以謂之大而為之本河也海也源也委也名雖不同合而言之皆集眾流而已故總以為祭川焉孟子言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有本者如是此以祭川況務本固所宜矣

山陰陸氏曰大德大道大信大時凡所道之事也於學之終篇言此者將以道學也老子曰絕學無憂夫守古人之糟粕而不能遠離者猶蟲縷詩書不能自化安能化民不能自成安能成俗有見於學又有見於本可謂君子矣作

記者以是終焉以此彼不知因心會道而溺於末流之弊者學之失也源所出者河是已委所歸者海是已爾雅曰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蓋君子之於學無以貫之則無源無以聚之則無委無源非也無委亦非也故曰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又曰寡聞無約也寡見無卓也然三王祭川皆先河而後海則先後緩急可知故曰形度數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新安朱氏曰註說非是但言大德者不但能專一官之事若荀子所謂精於道者兼物物也大信不約謂如天地四時不言而信者也先河後海者以其或是源故先之或是委故後之疏有二說此說是也

慶源輔氏曰學固不可無漸教固不可無等然亦不可不使之知其本也故舉此四者使之察之而有所志焉可以者勉辭也此與中庸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同意祭川亦比物之意由是觀之則學者固不可不知所謂本也

四明沈氏曰學記之末聖人始以此四者示學者大意欲學者離言語舍形迹而求大本也大則不可以一端名一曲取造形而悟絕物離迹而立於獨矣此正是學者事吳興沈氏曰海者源也河者委也昔有人問何以謂海為源應之曰海者水之所會也其河之所流者皆其泉脉也譬之人之一身元氣則其海也其經絡則其河也元氣不充實則經絡不運行矣謂經絡為源則非也謂元氣為委則非也鄭氏謂源者泉所出委者流所聚蓋不知吾之說也然則所謂先河而後海者以河之近故先祭之海之遠故後祭之非固後之也亦務其本者當如是也

永嘉戴氏曰官如禮樂明備天地官矣之官器如形而下者謂之器之器不約如上古結繩之信大時如堯舜揖遜湯武征伐之時皆深造本原不累形迹君子察此豈得不用志於本源之學自敦學而至於罔覺自文章而至於不可得聞前日所謂善學善問至此皆不足道矣 又曰河流入海三王祭川先小後大重本也學記之論由末以造本大學之論自本以徂末其為教則一也

禮記集說卷第九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九十一

樂記第十九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為一篇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雖合此略有分焉藝文志云黃帝以下至三代各有當代之樂名周衰禮壞其樂尤微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矣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為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已不能言其義理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博古與諸生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度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樂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曰奏樂

曰樂器曰樂作曰意始曰樂穆曰說律曰季札曰樂道曰
 樂義曰昭本曰昭頌曰竇公是也案別錄禮記四十九篇
 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入禮記在劉向前矣至向作
 別錄時更載所入樂記十一篇與餘十二篇總為二十三
 篇也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
 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
 戚羽旄謂之樂

鄭氏曰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形猶見也樂之
 器彈其宮則衆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易曰同
 聲相應同氣相求春秋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
 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方猶文章也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
 執也羽翟羽也旄旄牛尾也文舞所執周禮舞師樂師掌
 教舞有兵舞有干舞有羽舞有旄舞詩曰左手執籥右手
 秉翟

孔氏曰自此至王道備矣一節論樂本音之所以起於人
 心者由人心動則音起人心所以動者外物使之然也人
 心既感外物而動口以宣心形見於聲心若感死喪之物
 則形見於悲戚之聲心若感於福慶則形見於歡樂之聲
 既有哀樂之聲自然一高一下或清或濁相應不同故云
 生變變謂不恒一聲變動清濁也聲既變轉和合次序成
 就文章謂之音也音則今之歌曲也以樂器次比音之歌
 曲播之并及于戚羽旄鼓而舞之乃謂之樂也鄭註宮商
 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者極濁為宮極清為羽五聲
 以清濁相次五聲清濁相雜和比謂之音單有一聲無餘
 聲相雜曰聲然則初發於口單者謂之聲衆聲和合成章

謂之音金石干戚羽旄謂之樂則聲為初音為中樂為末也唯舉音者舉中見上下矣引易文言證同聲相應之義引春秋昭二十一年左傳文證同聲不得為樂也云方猶文章者凡畫青黃相雜分布得成文章言音清濁上下分布次序得成音曲似之也案樂師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無兵舞鄭彼註干舞者兵舞但經云干戚用戚則是大武大武兵舞故註引樂師益以兵舞解經之干戚也引詩抑風者證羽舞是翟舞也

張氏曰夫樂之起其事有二一是人心感樂樂聲從心而生一是樂感人心心隨樂聲而變也物有外境外有善惡來觸於心則應觸而動故云物使之然比音言五音雖雜猶未足為樂後須次比器之音及文武所執之物共相諧會乃是由音得名為樂武陰文陽故所執有輕重之異

唐張

守節篇
內同

延平周氏曰音之所以起者以心心之所以動者以物無心則無物

長樂陳氏曰禮自外作而文樂由中出而靜虛一而靜者其人心乎此凡音之起所以由人心生也人心離靜而動豈自爾哉有物引之而已今夫由心以感物其能不形於聲乎形於聲故有鼓宮宮動鼓角角應而以同相應也彈羽而角應彈宮而徵應而以異相應也以同相應則一倡一和而未始不有常以異相應則流行散徙不主故常而生變矣然心動而生聲聲動而生音語樂則未也比音而樂之動以干戚之武舞飾以羽旄之文舞然後本末具而樂成焉是豈不謂發於聲音形於動靜有以盡性術之變歟由是觀之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

之飾也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舉其器則凡音之起由人心生者其本也形於聲而生變者其象也變成方者其飾也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者其器也四者備矣樂之所由成也周官大司樂以五聲攷八音以八音節六舞而大合樂焉是樂至舞然後大成也言變成方謂之音又言聲成文謂之音何也曰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聲之所以成方也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聲之所以成文也變成方將以成樂音之始也聲成文必寓於政音之終也 又曰文者音之雜方者音之節音之雜者音之始音之節者音之成故情動於中而形於聲則成文聲相應而生變然後成方此始與成之辨也 樂書

嚴陵方氏曰音雖聞於外其原生於人心而已揚子所謂言心聲是矣音之所由生者陽作之也故以起言之音雖一也起於心者則不一故以凡言之人心之靜性自然也及其動也物使然耳莊子所謂有物揉之而出是矣為物所使而動則心與物感故也故曰感於物而動心靜則藏於默心動則發於言故形於聲藏於隱而作於顯者聲也故以形言之有聲矣或唱或和則相應無常也宮變生徵徵變生商商變生羽羽變生角上下相通而成方則雜比之矣故謂之音音既雜比則節奏而可聽人斯樂之不知手舞足蹈也故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樂也以人樂之故謂之樂先干戚而後羽旄者舞之序也與書言乃武乃文明堂位先言舞大武而後言舞大夏者亦此之意此變成方則言歌之音後聲成文則言詩之音延平黃氏曰樂之實本於性根於心故凡音之起由人心

生非作於外物也外物為之感發而已人之心其猶祝歟
 有物觸其中則鳴非祝求鳴於物也聲者心以應物者也
 單出曰聲雜比曰音單出未之變也五聲相應而變生焉
 聲成文謂之音此言聲有所變變成方謂之音此言變有
 所歸惟其有所歸在故其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
 也繹如也以成無方則不可比矣裳
 馬氏曰樂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心動於中然後發於口
 而形於聲故凡同聲者皆相應也變而使之雜則清濁相
 錯高下相足而成其文故曰變成方謂之音東西曰經南
 北曰緯有經有緯文之象也比音而樂之聲也干戚羽旄
 容也有聲有容樂之所以成也

山陰陸氏曰音八音也雖有金石絲竹而無舞焉不得謂
 之樂故舞師凡小祭祀則不與舞

慶源輔氏曰樂非外事也我固有之故首篇數言音之起
 於人心以曉人聲相應則自然高下之不同故云生變聖
 人因其變而品節之以五音使高下清濁雜然而可聽故
 云變成方謂之音樂始於聲成於舞故於首發之

氏曰聲感物而生者也變何自而生哉聲之感者
 主於一而聲之應者從以五則清濁之不齊高下之不類
 變由是而生矣宮之應者徵也而不止於徵商之應者羽
 也而不止於羽宮倡而徵商角羽迭應以變商倡而羽角
 宮徵迭應以變以其應之隨聲者推之則其變有不勝窮
 者矣此聲相應故生變也羽角及商之聲則變而為金石
 為革木宮及徵之聲則變而為絲竹為匏土自其方之不
 同則回旋以相參合其方之所向則曲折以相和聲不因
 乎應則不能以自變變不成乎方則不足以為音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

鄭氏曰言人聲在所見非有常也噍蹶也嘽寬綽貌發猶揚也粗麤也

孔氏曰此經覆明上文感物而動之意結樂聲生起所由也合音乃成樂是樂由比音而生本猶初也物外境也樂初所起在於人心之感外境也心既由於外境而變故有下六事之不同若外境痛苦則其心哀哀感在心故其聲蹶急而速殺也若外境所善心必歡樂歡樂在心故其聲必隨而寬緩也若外境會心心必喜悅喜悅在心故其聲

必隨而發揚放散但樂是長久之歡喜是一時之悅左傳云喜生於好是喜與樂別也若忽遇惡事而心恚怒恚怒在心則其聲粗以猛厲也若外境見所尊心中嚴敬嚴敬在心則其聲正直而有廉隅直謂不邪廉廉隅也若愛情在心則聲和柔和調也柔軟也人生而靜無此六事六事之生由應感外物而動也所以知非性者今設取一人觸此六事必隨觸而動故知非本性也 庾氏曰隨其所感而應之是知非性也此聲皆據人心感於物而後為聲故鄭註云人聲在所見也

張氏曰六事隨見而動非關本性聖人在上制正禮以防之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也

橫渠張氏曰古樂不可見蓋為後人求之太深始以古樂為不可知但以虞書言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求

而得之樂之意盡於是詩止言志歌但永其言而已永轉其聲令人可聽耳今學者亦以轉聲不變字爲善歌既長言之要入於律則知音者察之知此聲入得何律錯綜以成文矣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之氣也後之樂反以求哀爲工故晉平公曰音無哀於此乎哀則止感人不善之心歌也者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則入於噍殺太下則入於嘽緩其聲之上下有此聲則有此心窮本知變樂之情也所求乎知變樂之道盡於此樂所以養人中和之性以其無嘽緩噍殺之聲太噍殺則聽之使人悲哀太嘽緩則聽之使人怠惰惟雅樂則聲音中正故可以養人和平此鄭衛之聲古人所以切禁蓋移人者莫甚焉苟未成性皆能移之不然夫子何以之戒顏回也鄭衛之聲使人忘倦樂聽魏文侯當時賢君也尚曰聽古樂則欲臥

聽鄭衛之聲則忘倦蓋鄭衛之音悲哀則令人意思留連光景其音正與心合故樂聽也靡靡者亦類此聲故古人以御瞽幾聲之上下使之不至於噍殺不至於嘽緩惟是中正旣作此聲又語之以義不聞其音即聞其意未嘗須臾不在理義此所以雅樂之能養仁義今日意思正惟日日講及義理則心乃常存也其始則心要合音終久復要音養人心也大槩外物未必能動人動人惟聲爲切長樂陳氏曰樂出於虛必託乎音然後發音生於心必感乎物然後動蓋人心其靜乎萬物無足以撓之而性情之所自生者也攝動以靜則喜怒哀樂未發而爲中則性也君子不謂之情離靜以動則喜怒哀樂中節而爲和則情也君子不謂之性其故何哉人函天地陰陽五行之氣有哀樂喜怒敬愛之心然心以情變聲以心變其哀心感者

未始不戚戚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未始不蕩蕩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多毗於陽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多毗於陰故其聲粗以厲敬心感者內直而外方故聲必直以廉愛心感者內諧而外順故聲必和以柔則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哀心所感然也嘽諧易簡之音作而民康樂樂心所感然也流散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喜心所感然也粗厲猛起之音作而民剛毅怒心所感然也廉直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敬心所感然也寬裕順和之音作而民慈愛愛心所感然也凡此六者非性之正也感於物而後動則其情而已乃若其情則能慎其所以感之窮人心之本知六者之變使姦聲不留聰明淫樂不接心術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懼各安其位而不相奪則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而治道舉矣若不知慎所以感之則彼必有悖逆詐偽之心淫泆作亂之事以強脅弱以衆暴寡以知詐愚以勇怯窮人欲滅天理者矣其欲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移風易俗天下皆寧不尤難哉

樂書

嚴陵方氏曰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喪所欲則哀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於所畏則敬於所悅則愛此六者之別也噍則竭而無澤殺則減而不隆蓋心喪其所欲故形於聲者如此嘽則闡而無餘緩則紆而不迫蓋心得其所欲故形於聲者如此發則生而不窮散則施而無積蓋順其心故形於聲者如此粗則疏而不精厲則危而不安蓋逆其心故形於聲者如此直則無委曲廉則有分際蓋心有所畏故形於聲者如此和則不乖柔則致順蓋心有所悅故形於聲者如此靜者天之性動者人之情無所感則靜

有所感則動六者感於物而後動故曰非性也

延平黃氏曰樂生於夷曠故其聲暉以緩喜生於愜適故其聲發以散哀則抑故噍以殺怒則揚故粗以厲敬則義心感也故其聲直以廉愛則仁心感也故其聲和以柔六者之感情動於中而形於聲者也性所有也然而非性言性則靜矣無六者之動言性則合矣無六者之別物能動人之情先王能制天下之物故物之所以感人者先王能為之謹焉聲之所出則有樂以和之志之所適則有禮以道之其得喪同則有政以一之其姦害同則有刑以防之禮樂以治其內刑政以治其外其名有四其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其實一也裳

山陰陸氏曰其所以感民者苟為不慎雖有韶濩使變為之不能諧也

慶源輔氏曰噍殺急促而微細急促故微細也外境可哀故心之哀應之是我心本無哀也因彼之哀而哀之耳故曰哀心感下準此人心憂愁則擘斂喜樂則舒散然喜是樂之初樂是喜之終始則發散終則舒緩自然之勢也厲謂慎厲廉近乎方故曰敬義體用也愛心如母之於子是也先王知此則知樂之本矣慎謂一嘖一笑不敢妄形一話一言不敢妄發

延平周氏曰哀樂喜怒敬愛皆天性也感而形於聲亦天性然也以是六者謂非性誤矣

氏曰靜者天之性具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初動者人之情形於喜怒哀樂既發之後

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鄭氏曰極至也同民心而出治道此其所謂至也

孔氏曰既六事隨見而動非關其本性故先代聖人在上制正禮正樂以防之不欲以外境惡事感之也禮樂刑政是防慎所感之具政法律也正禮教道其志正樂諧和其聲法律齊一其行刑辟防其凶姦用其四事齊之使同其一致人心所觸六事不同聖人用四者制之使俱得其所也 賀氏曰雖有禮樂刑政之殊及其檢情歸正至理一也

長樂陳氏曰聖人之於易制禮於謙作樂於豫明政於賁致刑於豐則禮樂者政刑之本政刑者禮樂之輔古之人所以同民心出治道使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者不過舉而錯之而已夫姦聲感人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和樂興焉先王必慎所以感之故禮自外作而道志於內樂

由中出而和聲於外政以一不齊之行刑以防不軌之姦慎所以感之之術也其極則一於同民心使之無悖逆詐偽之心一於出治道使之無淫泆作亂之事慎所以感之之效也此因人心之感物而動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而以禮樂刑政出治道下文因人之好惡無節故先王以人為之節而以禮樂刑政備治道蓋相為終始故也 樂書

嚴陵方氏曰心有所之則不能無壅故於志言道情有所發則不能無乖故於聲言和成德者欲確乎不可拔故於行言一在外者宜正其所自故於姦言防離言之則先政而後刑先後之序也合言之則先刑而後政終始之序也民心由四者而同治道由四者而出

馬氏曰道有達而治之之意也蓋禮所以節於內有以節於內則在下者無覬覦之心矣易所謂辨上下定民志者



是也樂所以和其心能和其心然後能和其聲不言和其心者聲和則心和可知矣蓋有禮以道其志則必有樂以和其聲此內外之辨也政者所以約之於外而行亦自外作故政以一其行有禮以道其志有樂以和其聲有政以一其行而奇衰不能無也故又為刑以防其姦蓋刑者所以待其有不帥也故禮樂刑政其體雖不同而其極則一也所謂其極一者皆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言治道因之以出

山陰陸氏曰風出於德性雅出於政事故魏福曹奢其風雖不同而雅則常一也春秋傳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禮樂刑政所以同之此四者蓋出於民而還以治民

廬陵胡氏曰極中也禮樂刑政合乎民心是謂中慶源輔氏曰制於外所以順行於內養其心所以和易其聲禮樂交相養也政者正也一於正而已不正則有刑以俟之民心本同隨所感而異而禮樂刑政所以反其同也為治之道無越於此

盱江李氏曰趙簡子問子太叔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是故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以是言之樂刑政非禮者乎

金華邵氏曰此又言聖人養其樂之本如此夫音由心生心由物動苟不謹其所感使放辟邪侈日作於外非心妄念日動於中則發之音聲其將若何故感者在心感之者在物先王所以謹其感之者豈有他道哉制禮以道其志而使不放作樂以和其聲而使不乖政以一其行而不使

之雜刑以防其姦而不使之犯禮樂刑政其用雖異然究其終窮則未始異也志者心之所之聲者心之所發行者心之形也姦者心之賊也四者既謹則民心同入於善而治道由是而出故曰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養其本者如是則心之發於聲有不得其所者哉

延平黃氏說見前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鄭氏曰言八音和否隨政也玉藻曰御瞽幾聲之上下

孔氏曰上文云音從人心生乃成爲樂此一節明君上之樂隨人情而動也人君政教善惡感動於心故形於聲上文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是也聲成文謂之音則上文變

成方謂之音是也聲之清濁雜比成文乃謂之音此云音不云樂者樂以音爲本變動由於音又下文言治世之音亂世之音故不云樂也治平之世其樂音安靜而歡樂由君政和美而人心安樂故也亂世樂音怨恨而恚怒由君政乖辟而人心怨怒故也亡國謂將欲滅亡之國樂音悲哀而愁思由其人困苦哀思故也治世亂世云世亡國不云世者以國將亡無復繼世也治世亂世云政亡國不云政者言國將滅無復有政也

張氏曰人心即君上心也樂音善惡由君上心之所好故云生於人心者也情君之情也中猶心也心既感物而動故形見於聲也政和則聲音安樂政乖則聲音怨怒是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黃氏曰正義解云清濁雜比爲成文今詳之非其義也斯

蓋言情動於中而形於聲聲單出未能成文成文則聲成章句之辭理義明白可以為樂文理也謂之音者取章成章句成句五聲可比八音和諧為樂之本者也故聲成文者言合理也以其頌美刺淫章句合理為成文矣儻但取清濁雜比則常言俗語鳥獸之聲咸有清濁雜比豈可謂之成文者哉

濂溪周氏曰樂者本乎政者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長樂陳氏曰心以感物而動為情情以因動而形為聲聲者情之所自發而音者又雜比而成者也治世以道勝欲其音安以樂雅頌之音也政其有不和乎亂世以欲勝道其音怨以怒鄭衛之音也政其有不乖乎亡國之音則桑

間濮上非特哀以思而已其民亦已困矣由是觀之世異異音音異異政夫豈聲音自與政通邪蓋其道本於心與情然也書曰八音在治忽國語曰政象樂亦斯意歟自繼代以論世未嘗無治亂自封域以論國未嘗無興亡治亂言世不言國則國以世舉亡國不言世則國亡而世從之矣治亂言政不言民亡國言民不言政亦可類推也言樂者音之所由生繼之以六者之聲音言宮商角徵羽繼之以五者之音何也曰聲以單出為名音以雜比為辨論音之散而單出雖音也亦可謂之聲論聲之合而雜比雖聲也亦可謂之音此言情動於中又言形於聲詩序言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又言情發於中而形於聲者動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也發者發而中節動不足以言之動發於中而形於言與聲詩之所以寓於音也動於中而形於聲樂之

所以通於政也詩序兼始終言之樂記特原其始而已故其辨如此

樂書

延平黃氏曰怒有以責之也至亡國也不足以責之思其治者而已下泉之詩是也怨有以親之也至亡國也不足以親之哀其亡者而已黍離之詩是也政有得失則於物有善惡物有善惡則於情有喜怒情有喜怒則於聲有美刺故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嚴陵方氏曰安以樂者安其居樂其業也怨以怒者其心怨其氣怒也哀以思者哀於今思於古也人安而樂由世之治世治由政之和和者相順而理之謂人怨而怒者由世之亂世亂由政之乖乖者相悖而逆之謂人哀而思者由國之亡國亡由民之困困者不能自立之謂且政和則其音安樂政乖則其音怨怒此聲音之道所以與政通也馬氏曰上言變成方謂之音而此言聲成文謂之音其實一也哀者哀其將亡而思者思其已存之際

慶源輔氏曰安謂不知其所以然樂則驩虞不足以盡之矣怨怒猶有所屬哀思則悵悵然矣人樂則思慮省哀則思慮多通上下只一理

氏曰讀鳧鷖既醉之詩則安以樂可知讀君子偕老之詩則怨以怒可知讀黍離揚之水諸詩則哀以思可知審樂知政蓋知本之論歟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慝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壤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鄭氏曰五者君臣民事物也凡聲濁者尊清者卑怙慝敝

敗不和貌五者其道亂則其音應而亂荒猶散也陂傾也孔氏曰此一節論五聲之殊所主不一得則樂聲和調失則國將滅亡鄭註月令云宮屬土土居中央總四方君之象也又音以絲多聲重者為尊宮絃最大用八十一絲故為君也商屬金七十二絲次宮如臣次君之貴重也角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宮濁而羽清角六十四絲聲居宮羽之中半清半濁故云清濁中民比君臣為劣比事物為優故云角清濁中民之象也徵屬火用五十四絲聲清故為事羽屬水用四十八絲最處末所以羽為物也五者各得其所用不相壞亂則五音之響無敝敗矣宮音亂則其聲放散由其君驕溢故也商音亂則其聲欹邪不正由其臣不治於官官壞故也角音亂則其聲憂愁由政虐民怨故也徵音亂則其聲哀苦由徭役不休民事勤勞故也羽

音亂則其聲傾危由君賦重民貧乏故也迭互也陵越也五聲不和則君臣上下互相陵越所以為慢也滅絕也無日言旦夕可俟無復一日也崔氏曰五音之次以宮最濁自宮以下則稍清矣君臣民事物亦有尊卑故以次配之商是金金以決斷猶臣事君亦以義斷為賢也角屬春春時物生衆皆有區別象萬民衆多有區別也徵屬夏夏時生長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以徵配事也羽屬冬冬物聚則成財用冬則物皆藏聚與財相類也宮聲所以散者由君驕也君驕則萬物荒散也商聲所以傾邪者由臣官壞也官壞則物傾邪也角聲所以亂者由民不安業有憂愁之心也民無自怨君上失政故下民生怨也徵所以亂者由民勤於事悲哀之所生也危者聲不安也羽聲所以不安者由君亂於上物散於下故知財乏不能得

安故有匱乏也偏據一亂未足以滅亡五者皆亂故滅亡無日矣

延平周氏曰還相為宮而不相亂則其音和相陵謂聲不依永也君臣民事物其道亂則其音應

長樂陳氏曰先王作樂以聲配日以律配辰原樂聲之始五聲未始不先律要樂器之成十二律未始不先聲書曰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原樂聲之始也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宮商角徵羽之聲

樂器之成也古者考律均聲必先立黃鍾以本之黃鍾之管九寸觸類而長之數多者上生而有餘數少者下生而

不足一損一益皆不出三才之數而已故參分益一上生之數也參分損一下生之數也今夫樂始於聲聲始於宮

宮聲最大而中固足以綱四聲覆四方君之象也參分宮數損一而下生徵徵聲微清而生變事之象也參分徵數

益一而上生商商聲則濁而下次於宮臣之象也參分商數損一而下生羽羽聲最清而足以致飾物之象也參分

羽數益一而上生角角聲一清一濁其究善觸而已宮徵商羽角上下相生之次也宮商角徵羽君臣民事物之次

也傳曰宮者音之主蓋商非宮則失其所守不足以為臣角非宮則失其所治不足以為民徵非宮則失其所為不

足以為事羽非宮則失其所生不足以為物五行主土五事主思亦猶是也宮商角徵羽五聲之名也君臣民事物

五聲之實也實治則聲從而治實亂則聲從而亂傳曰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

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宮亂而君驕失溫舒廣大之意也商亂而官

壞失方正好義之意也角亂而民怨失惻隱愛人之意也
徵亂而事勤失好施而為之之意也羽亂而財匱失好禮
而節之之意也

樂書

嚴陵方氏曰王氏謂宮為君者周覆而以宅人者也商為
臣者臣為商處者也角為民者民可制也不知所以制之
則善觸人者也徵為事者事於徵則有徵也羽為物者物
則有實用亦可以為飾故也怙如沾濼如滯由是而成除
故也滅亡無日滅則人滅之也亡則自亡而已
山陰陸氏曰荒其君驕之兆也陂其官壞之證也怨是以
憂勤是以哀危兆於匱亦危所以匱也凡樂唯宮為大故
宮亂則荒若商亂角亂則壞則憂而已

延平黃氏曰其君不驕則其宮不亂其宮不亂則其音不
荒其財不匱則其羽不亂其羽不亂則其音不危故曰五
者不亂則無怙濼之音矣

慶源輔氏曰大而不治曰荒荒不治也陂不正也變臣言
官者主有職者言之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憂與哀噍殺
之意也危則欲絕矣嵇康之制慢商者其是之謂乎商慢
則臣陵乎君矣

講義曰人君知音之理實與政通則不敢驕傲怠忽而臣
民事物之理亦從而得矣蓋治生於敬而失於慢方慢之
初疑若未至於亂亡及其漸也則已不可收拾古之人君
所以務敬不使慢心得生焉以此也記言迭相陵謂之慢
其有旨哉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
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鄭氏曰比猶同也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

之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
 後師洵過焉夜聞而寫之為晉平公鼓之是之謂也桑間
 在濮陽南誣罔也

孔氏曰此經論亂世滅亡之樂鄭國之音好濫淫志衛國
 之音促速煩志並亂世之音也雖亂而未滅亡故云比於
 慢同前之慢也鄭註昔殷紂以下皆史記樂書之文君政
 荒散民自流亡誣罔於上行其私意違背公道不可禁止
 也

橫渠張氏曰鄭衛之音人間之須起留連光景之意又生
 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生雖珍翫奇貨其始感人也亦
 不如是之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必曰放之是亦聖
 人經歷過但聖人不為物所移耳苟未成性則有時能為
 所移蓋鄭衛之地濱大河沙地土壤不厚其間人自然氣
 輕浮其地氣薄不費耕耨物亦能生故其人偷脫怠惰弛
 慢頹靡其人情既如此則其聲音所感亦同故聞其樂亦
 使人如此又其地平下其間人自然意氣柔弱怠惰其土
 足以生古所謂息土之民不才者此也

長樂陳氏曰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趨數煩志內足以發疾
 外足以傷人亂世之音也雖未全如亡國之慢亦比近於
 慢而已其政散而無紀其民流而不反

樂書

山陰陸氏曰桑間即詩桑中是也其序曰政散民流而不
 可止今日誣上行私而不可止其濮上之音歟孔子曰大
 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
 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此言有守
 者不至於是矣

慶源輔氏曰五音應五事陵慢則滅亡無日矣故鄭衛之

音幾於慢而未至於慢也夫至於形於聲音者如此則反之豈易事哉亦終必亡而已矣故曰政散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政散民流亂國之事也疑當在亂國之音下國亡矣何有政散民流誣上行私之足言哉呂氏詩記辨之詳矣政散民流而不可止序詩者引是以爲說豈亦誤歟延平黃氏曰誣上則天下之誠心喪行私則天下之和心喪此亡國之音所以作也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

樂 鄭氏曰倫猶類也理分也禽獸知此爲聲耳不知其宮商之變也八音並作克諧曰樂

孔氏曰自此至正也明音樂之異音易識而樂難知知樂

則近於禮又明禮樂隆極之旨先王以禮樂教人之意音從聲生聲從心起故云生於人心者也比音爲樂有金石絲竹干戚羽旄樂得則陰陽和失則羣物亂是樂能通倫理也陰陽萬物各有倫類分理者也衆庶知歌曲之音而不知樂之大體唯君子能知極樂之理

橫渠張氏曰樂通倫理者合八音行八風如此得其和也不通倫理安能如此樂欲通天下之和必先盡萬物之理須是無不和故通倫類也論倫無患樂之情與萬類皆無患方是樂之情和八音行八風猶是其間事之小者自天地鬼神萬物之類無不盡其理所以作之而神人和鳥獸感通倫類是也

延平周氏曰大而天地細而秋毫莫不有倫理也唯樂爲能宣之樂者豈特聲音而已故禽獸知聲而不知音則異

於衆庶衆庶知音而不知樂則異於君子雖然君子之知樂亦未嘗不始於聲音

長樂陳氏曰樂爲音之蘊音爲樂之發故樂足以該音而音不足以盡樂音雖生於人心未始不通於倫理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是也樂雖通倫理未始不生於人心樂者心之動是也蓋倫則天人之道存而有先後理則三才之義貫而有度數故行而倫清以爲樂論倫無患以爲情近而親疎貴賤之理形遠而天地萬物之理著然則樂通倫理雖不離先後度數之間蓋將載道而與之俱往來而不窮矣彼禽獸知聲而不知音衆庶知音而不知樂豈是與語此心感於內情形於外而單出者樂之聲也曲折成方交錯成文而雜比者樂之音也大司樂曰凡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傳曰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則樂者比五

聲八音而成之者也君子仁足以盡性術知足以通倫理

其於知樂也何有

樂書

延平黃氏曰倫理之於人同有於性同生於心然而無樂爲之和同則至於乖絕無樂爲之感通則至於湮塞君臣上下聽之莫不和恭父子兄弟聽之莫不和親則不至乎乖絕聽鐘聲則思武臣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則不至乎湮塞禽獸有聞而無知有情而無文故知音衆庶有知而無德有文而無實故不知樂

嚴陵方氏曰倫言人倫理言物理若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所謂通人倫也若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觝生所謂通物理也君子則通於道者也故唯君子爲能知樂焉若瓠巴鼓瑟流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此禽獸

之知聲者也魏文侯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此
衆庶之知音者也若孔子在齊之所聞季札聘魯之所觀
此君子之知樂者也

清江劉氏曰所謂君子知樂者知其通倫理也知其扶性
飾情而反之正也知其創業象功移風易俗也

慶源輔氏曰樂者通倫理者也蓋有序而後和和則其序
不紊矣君子通倫理故能知樂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
知也始作至繹如也以成君子盡人道者也衆庶則有所
虧矣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

金華邵氏曰倫倫類也理條理也曰心曰聲曰音曰樂名
雖不同倫理未嘗不相通爲一故心與聲通聲與音通音
與樂通極其終則樂又未嘗不與理通禽獸知單出之聲
而不知成文之音衆庶知成文之音而不知比音之樂此
皆不通倫理者也唯君子通倫理故能知樂

氏曰領父子君臣之節形貴賤長幼之理樂之通
倫也動四氣之和著萬物之理樂之通理也樂不通倫其
能使祖考來格虞賓在位乎樂不通理其能使百獸率舞
鳳凰來儀乎

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
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
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鄭氏曰知樂則幾於禮者幾近也聽樂而知政之得失則
能正君臣民事物之禮也

孔氏曰音由聲生樂由音生政由樂生政善樂和音聲皆
善治道備矣

黃氏曰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以此辨之樂之作非徒然而起咸取國風雅頌四詩為本先有歌詩後乃從而為樂故古之審樂辨於詩者多矣若全舍詩言而辨五聲八音者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唯聞師曠吹律云南風不競知楚師無功及伶州鳩辨鐘聲之擷理猶未當蓋辨音聲之能者唯知其吉凶之徵兆也若政之善惡不辨詩言而唯在聲音則夫子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及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當此之時魯政日衰而惡聲不見於雅頌之樂哉以此詳之辨於聲則微而辨於詩者多矣蓋魯國樂師方失雅頌至夫子歸而正之俾聲依其永律和其聲則雅頌之樂復正矣儻聲音之旨不係於詩則奏鄭衛之樂而歌關雎之詩為亡國之音哉奏周南之樂而歌桑中之什為治世之音哉非通論也言五聲應君臣民事物者乃御督察聲之上下得失之徵應耳觀註文正義之旨言樂不本四詩誠為未當故云知音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樂而知政也詳其義如今之琴也小人間之但知琴之音而不辨其辭旨唯君子能知其音而辨其詩可知政也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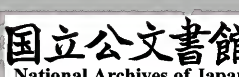
長樂陳氏曰聲樂之象音樂之輿故審聲之清濁則知音之高下審音之高下則知樂之和否審樂之和否則知政之得失而治道備矣大司樂以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則五聲所以成八音審聲以知音也八音所以節舞而合樂審音以知樂也幽足以致鬼神示明足以和邦國內足以諧萬民外足以安賓客遠足以說遠人微足以作動物

是則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豈外是歟凡物皆動而有聲
 聲變而成音知音必自聲始知樂必自音始禮主節樂主
 和和勝則流有以節之則不至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
 其於禮也亦何嘗遠之有且幾者近而不遠之辭知樂之
 情則樂常幾於禮而未嘗遠禮自迹求之聖人作為鞀鼓
 控揭埴篪以道德音之音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旋狄以
 舞之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訕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
 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施之祭祀所以獻酬交
 酢也施之饗燕所以官序貴賤得其宜也施之鄉射所以
 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然則樂之所和禮之所節未
 始不行於其間曷嘗不幾於禮歟揚子曰人而無禮焉以
 為德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則禮為德之容樂為德之華
 所謂德者禮樂皆得於身而已

樂書

嚴陵方氏曰聲雜而為音故審聲以知音音比而為樂故
 審音以知樂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樂以知政此皆由麤
 以致精故每言審焉審聲以知音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
 音審音以知樂故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夫以天地之形
 言之則樂隆於禮以陰陽之理言之則禮深於樂所謂知
 音者知其禮而已故言知樂則幾於禮也何以言之樂由
 陽來而陽為春夏之作長作長所以動而即事禮由陰作
 而陰為秋冬之斂藏斂藏所以靜而入道故也王氏謂見
 形則知剛強之勝柔弱識理則悟柔弱之勝剛強是矣雖
 然獨陽不生獨陰不生非春夏之作長亦無以致秋冬之
 斂藏苟不知樂亦何以幾於禮乎

馬氏曰唯君子為能知樂故由聲以至於知音由音以至
 於知樂由樂以至於知政而為治之道無以易此矣禮樂



有相通之理禮者中也樂者和也中以和為用和以中為體故知樂則可以幾於禮幾者近而未至之辭夔之達於樂而未達於禮所謂幾於禮者也至於禮樂皆得則不特幾於禮而已凡禮樂之情文皆有以得之得者對失之辭禮樂之道非淺聞單見之所能知故知之者寡而不知者衆知之者寡而不知者衆則是天下皆失而我獨得之故曰德者得也

延平黃氏曰聲變而為音故審聲以知音音比而為樂故審音以知樂政者樂之安樂怨怒中淫恭慢之所自作故審樂以知政樂與禮同出乎仁義之實禮之實節文仁義之成樂則樂其成而已然而樂之和已有節文在其中焉子曰禮者理也樂者節也以其樂為主不得謂之禮耳故曰知樂則幾於禮心徹而為智智徹而為德偏得樂則和而有所流偏得禮則中而有所倚非所謂有德

山陰陸氏曰得其一而已德不足言也既得之又失之不得為德也

李氏曰樂由陽來禮自陰作故禮樂者猶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是以方其以禮為體也必以樂為文方其以樂為體也必以禮為用故子曰不能樂於禮素言禮必以樂為文也周官曰以樂禮教和言樂必以禮為質也故達於禮而不達於樂則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則偏矣夫唯知禮故幾於樂知樂故幾於禮此自樂言之故曰知樂則幾於禮矣

慶源輔氏曰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順而下之自源以尋流也審樂以知政逆而上之自末以反本也審始形之聲以知他日之樂審已成之樂以知前日之政如表裏形

影之不誣也則治道悉矣樂通倫理故知樂則幾於禮禮者理也然知之而已故曰幾焉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鳥可已也故禮樂不備不可謂之成人

金華邵氏曰惟君子知樂故審噍殺之聲則知其為志微噍殺之音審擘緩之聲則知其為寬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如此之類所謂審聲以知音也審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則知和樂興焉審流辟邪散狄成滌蕩之音則知淫樂興焉若此之類所謂審音以知樂也審樂之和則知其政之和審樂之乖則知其政之乖若此之類所謂審樂以知政也吾能自知音以至於知政倫理貫通則於為治音樂不敢缺一苟一有缺則聲與音音與樂必形見於此矣故不知聲不可與言音不知音不可與言樂苟能知樂則於禮為幾蓋禮者理也樂通倫理故於禮為幾論至於此則禮樂豈二理哉

禮記集說卷第九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九十二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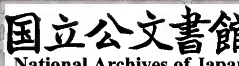
鄭氏曰隆猶盛也極窮也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大饗禘祭先王以腥魚為俎實不臠熟之大羹肉湑不調以鹽菜遺猶餘也

孔氏曰樂之隆盛在移風易俗非崇鍾鼓之音食饗之禮謂宗廟禘祭在於孝敬非在致美味清廟之瑟謂歌清廟之詩所彈之瑟也朱弦案虞書傳云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弦此云朱弦明練之可知也不練則體勁而聲清練則絲熟而弦濁瑟兩頭有孔疏通之使兩頭孔相

連孔小則聲急孔大則聲遲弦聲既濁瑟音又遲是其質素初壹倡之時但有三人贊歎之言歎者少也雖然有遺餘之音以其貴在於德所以有遺音人念之不忘也此覆上樂之隆非極音也大饗之禮案郊特牲云郊血大饗腥此云腥魚故鄭知大饗為禘祭宗廟也尚玄酒在五齊之上腥生也雖有三牲而兼載腥魚謂薦血腥之時至薦熟之時皆烹之而熟魚則始末不烹故云俎腥魚并肉湑皆質素之食而大饗設之雖然有遺餘之味人愛之不忘也此覆上食饗之禮非致味也

張氏曰樂之盛本在移風易俗非崇鍾鼓之音禮之盛本在安上治民非崇玉帛至味清廟之瑟言樂盛非用極音大饗即食饗也變食言大宗其名故也不尚重味故食言大也此言禮盛不在至味先王制禮作樂本是教訓曉民平於好惡之理使去惡歸善不為口腹耳目之欲今反歸人之正道也

長樂陳氏曰德為禮樂之本禮樂為德之文樂之隆在德不在音非極五音之鏗鏘而已大饗之禮在德不在味非致五味之珍美而已清廟之瑟為樂之隆則大饗之禮其禮之隆歟清廟而以朱弦疏越之瑟和之使人知樂意所尚非在乎極音者也且得無遺音乎老子所謂大音希聲此也周官大司樂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蓋羞其肆而酌獻焉則以裸猶生事之有饗也羞其熟而饋食焉則以食猶生事之有食也饗以陽為主而其祭為禘食以陰為主而其祭為禘由是觀之食饗之禮未嘗不致味謂之非致味者豈大饗之禮而誤為食饗歟曲禮大饗不饒富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故大饗之禮尊尚玄酒俎尚



腥魚豆尚大羹貴飲食之本也聖人為禮貴本始以示之
使人知禮意所尚非在乎致味者也且得無遺味乎左傳
所謂大羹不致此也 樂書

清江劉氏曰此皆言貴其本而忘其末也遺者忘也棄也
清廟之瑟美其德而忘其音大饗之禮美其敬而忘其味
凡樂以音為之節而反忘音焉意不主於音也意不主於
音是故朱弦疏越乃可尚也凡食饗以味為之文而反忘
味焉意不主於味也意不主乎味是故玄酒大羹乃可尚
也主於音則不能遺音不能遺音則雖煩響淫聲有不足
矣主於味則不能遺味不能遺味則雖大牢庶羞有不足
矣故孔子曰禮樂云

延平黃氏曰極音致味以物為音為味也朱弦之有遺音
玄酒之有遺味以德為音為味也先王之制禮樂也以極
口腹耳目之欲則雖極音致味不足以厭其志而教民平
好惡反人道之正則內足而無待乎外矣故雖朱弦之濁
疏越之遲三嘆之希玄酒之質俎魚之腥大羹之淡足以
勝其欲是以先王之制禮樂也務使人以理而後動以節
而後作

嚴陵方氏曰以樂之隆非極音則凡音之所極者皆樂之
殺耳以饗之大非致味則凡味之所致者皆饗之小耳極
音則無遺音致味則無遺味矣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
德也升而在上則隆之故也瑟堂上之樂君子之所御此
清廟之詩所以必播之於瑟也朱弦疏越皆非極音之義
倡必有和歌之常也於此則嘆之而不和者以言之不足
故也是所以有遺音歟大羹以其不和故足為大也於玄
酒言尚則知腥魚大羹皆在所尚矣於腥魚言俎則知玄

酒之在尊大羹之在豆矣於大羹言不和則知玄酒之不厚腥魚之不熟矣是互相備也有所遺則為不盡矣極與致一也互言之耳前曰食饗後曰大饗又何也饗雖以食為下亦未嘗無食故以食言之然饗之類不一且嫌其非大也故又以大言之

延平周氏曰傳曰有聲者有聲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是故清廟之瑟有遺音者貴其未發之音也所謂未發者無音之音也大饗之禮有遺味者貴其未呈之味也所謂未呈者無味之味也

山陰陸氏曰一倡而三歎所謂嗟歎之不足故咏歌之於是為至遺猶忘也言造其極者忘其粗也遺音與味其於禮樂可謂真得矣

新安朱氏曰一倡三歎蓋一人倡而三人和也今解者以為三歎息非也

慶源輔氏曰三歎謂聞者歎其有遺音也有遺音言弗盡其音也有遺味言弗盡其味也於此有所遺則於彼有所盡矣

金華邵氏曰禮樂皆得而謂之德者豈自外來哉得之於我而非強探力索始可謂德耳是以樂之隆雖鍾鼓管磬干戚羽籥莫不具陳而非得乎樂者故非極音食饗之禮雖籩豆簠簋醴薦饗餼莫不畢備而非得乎禮者故非致味至文王清廟之瑟聲濁而遲倡者一而歎者三其音蓋有遺矣而後世必貴焉者以文王之瑟有得於樂故音雖不足而德則有餘也大饗之禮玄酒腥魚大羹其味蓋有遺矣而後世必重焉者以大饗之禮有得於禮故味雖不

足而德則有餘也然則禮樂之理豈假於外亦貴其自得於吾身而已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鄭氏曰教之使知好惡也

孔氏曰玄酒腥魚大羹是非極口腹也朱弦疏越是非極耳目也教民均平好惡好者行之惡者避之反歸人道之正也

黃氏曰禮樂之制所以平天下之情欲俾各知其分而不萌好惡之心者也洪範云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皆節其好惡之心為王道者也若禮樂失制則王道不行而好惡無節矣辭諸負者小人之事也乘者君子之器也各器失制則小人者不責己愚但心惡其負而

好其乘也是故強脅弱眾暴寡奔競無極為大亂之道也若禮樂明備則君子在位小人自知其愚不求僥倖之乘而甘乎負矣如斯則是好惡有節而反人道之正也

長樂陳氏曰作好則失仁作惡則失義故平其好所以反之仁平其惡所以反之義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反仁與義者反人道之正也周官五禮防民之偽而教之中六樂防民之情而教之和所謂防民之情偽者平好惡也教之中和者反人道之正也 樂書

嚴陵方氏曰飲食以行禮非極口腹之欲歌舞以作樂非極耳目之欲禮以節之則民之好惡平而無過樂以和之則民之好惡平而無乖好得其平則好也人之所同是惡得其平則惡也人之所同非好惡止於一故能反人道之正焉孔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夫仁也者人也合而

言之道也能好能惡是為人道之正矣

馬氏曰先王之制禮樂也不知者以為極口腹耳目之欲極口腹耳目之欲從其小體而已先王之為禮樂將以教民平好惡平之使中其節也反人道之正則非強其所無也使之復其性之本而已

慶源輔氏曰人之好惡本無不正也蔽於私奪於氣則不得其平而失其正矣禮所以防其私樂所以平其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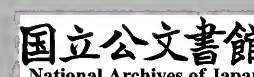
金華應氏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何往而非正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何往而非平乖戾而失其平則和德喪偏倚而失其正則中德虧平其好惡則得其和反人道之正則得其中平者固所以趨乎和正者固所以趨乎中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惟平則正矣正則中矣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鄭氏曰性不見物則無欲物至知知至來也知知每物來則又有知也節法度也知猶欲也誘猶道也引也躬猶己也理猶性也

孔氏曰自此至道也論人感物而動物有好惡所感不同若其感惡則天理滅為大亂之道故下文文明先王所以制禮樂而齊之也外物既來每一物來則心知之會意則好愛之不會意則嫌惡之是好惡形也好惡恣己之情是無節於內所欲之事道誘於外外見所欲心則從之是知誘於外也不能自反而禁止則天性滅絕矣

河南程氏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云者百理俱備元無少欠



橫渠張氏曰謂天性靜則何常靜謂之動則何常動天性難專以靜言無物非天性靜也感之而動氣之性也何謂氣之性人須氣以生其性即氣之性也感者必待有物則有所感無物則何所起喜怒好惡去取莫非因物而有知知猶言能知能知其知則好惡形焉

長樂陳氏曰人生而靜書所謂惟民生厚也有不為天之性乎感於物而動書所謂因物而有遷也有不為性之欲乎史遷以性之動為性之順誤矣夫道有君子必有小人性有善必有惡知惻隱之為仁羞惡之為義是非之為知辭讓之為禮此知性之本也知耳之欲聲目之欲色鼻之欲臭口之欲味此知性之欲也知性之本循而充之為君子知性之欲循而充之為小人

樂書

嚴陵方氏曰性稟於天靜而無欲物自外至而入吾可知

之域得所欲則在所好非所欲則在所惡而好惡形焉知者知其所知也然心知其為好而好之知其為惡而惡之所謂好惡特未定也知誘於外則逐物逐物則不能反躬沈於人為而天理滅矣

馬氏曰人生而靜則無知也物之至然後知之順其心則好逆其心則惡好惡無節於內則在內之志誘於在外之物不能反躬以復其性之本而天理於是滅矣然則所謂知者非真知也所謂欲者非可欲也所謂動者非動而中節也所知非真知則所欲非可欲也欲非可欲則其動亦不能中其節也

延平周氏曰靜則為性性則情之未發者也動則為情情則性之已發者也

山陰陸氏曰物至而知所謂知則所謂真者鑿而好惡形

矣列子曰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

廬陵胡氏曰欲情也董生曰情者人之欲也禮運云喜怒哀樂愛惡欲謂之七情易取於良其背者背則不見可欲也知知所知者多也人病以多知為雜理猶道也鄭謂理情也案易說卦云窮理盡性則理性各別

新安朱氏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人生而靜以上即是人物未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不得此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纔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性是性之本體矣此所謂在人曰性也大抵人有此形氣則是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纔是說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氣質不得為性之本體也然性之本體元未嘗離亦未嘗雜要人就此上面見得其本體原未嘗離亦未嘗雜耳凡人說性只

是說繼之者善也言性不可形容而善言性者不過即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理固可默識矣如孟子言性善與四端是也未有形氣渾然天理未有降付故只謂之理已有形氣是理降而在人具於形氣之中方謂之性已涉乎氣矣便不能超然專說得理也程子曰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又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是也 又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命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有是形有是形則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 又曰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此指情之動處為言而性在其中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

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唯其不自覺之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庶乎其可制也不能如是而唯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明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息處唯其反躬自克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

延平黃氏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靜而中者性之正也動而和者情之正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無中為之主故也莊子曰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夫用無涯之知應無窮之感生無節之好惡則天理滅矣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能反躬而誘於外為樂此天理所以滅也

廣漢張氏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言亦性所有也而其要係乎心君宰與不宰耳心宰則情得其正率乎性之常而不可以欲言矣心不宰則情流而陷溺其性專為人欲矣又曰反躬之義深矣好惡無節於內則知為物誘心不宰而情徇於物矣故貴於反躬焉反躬而求之則夫生而靜者卓然而可見而萬理可得而窮矣平日致知力行無非反躬之功也

慶源輔氏曰因上禮樂教民平好惡故此推人好惡所由生反躬謂反之於心也變性言理善言性也滅謂湮滅之實未嘗忘也

金華邵氏曰感物而動性始有欲欲非情欲逸欲之欲性而無欲則槁木死灰耳率性之謂道從何出哉孔子曰我欲仁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書曰惟天生民有欲果情欲逸欲之謂乎所謂物者亦豈外物哉感君臣而敬感父子而親之類耳然性非自能有欲也物至於吾前吾之知足以知之故所喜則好所怒則惡其欲遂形欲雖形矣當此之時乃邪正未分之時苟作好惡無節於內而吾之知又為物誘於外則流蕩忘反而天理滅矣天理即人道之正也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眾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鄭氏曰窮人欲言無所不為

孔氏曰物既眾多感人無有窮已所好所惡無有法節物善則人善物惡則人惡是人化物也人既化物逐而遷之恣其情欲故滅其天生清靜之性而窮極人所貪嗜之欲也知者欺詐愚人勇者困苦怯者疾病者心所嫌惡不收養之老幼孤獨無有哀矜者故不得其所也

橫渠張氏曰窮人欲則心無虛須立天理人心者人欲道心者天理窮人欲則滅天理既無人欲則天理自明明則可至於精微謂之危則在以禮制心 又曰滅天理而窮人欲今當復反歸其天理古之學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後其心不傳如荀楊皆不能知

長樂陳氏曰天理滅則人之良心亡矣彼生於其心者安得無悖逆詐偽者乎人欲窮則人之美行喪矣彼發於其事者安得無淫泆作亂之事者乎夫然則弱者無所恃而

為強者之所脅寡者無所附而為眾者之所暴愚者無所施而為知者之所詐怯者無所立而為勇者之所苦疾病不養而其政散老幼孤獨不得其所而其民流非大治之道也豈足以同民心哉自好惡無節於內至滅天理而窮人欲不能平好惡之患也自有悖逆詐僞之心至老幼孤獨不得其所不能反人道之正之患也由是觀之先王之於禮樂刑政獨可已乎

樂書

延平周氏曰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謂其蔽於物則我亦物也我亦物則以物而交物者也以物而交物則天理所以滅而人欲所以窮也天理滅人欲窮大亂之道也

嚴陵方氏曰物之感人自外入而無窮人之好惡由中出而無節則非所謂物物而不物於物者矣故曰物至而人化物也人為物所化則滅自然之天理窮使然之人欲而不反矣天下之亂莫大於此故曰大亂之道

馬氏曰君子為能役物物至而化者是役於物者也

李氏曰夫役於物則失其精義逐於物則喪其利用而化於物者言其成於漸也孟子曰交於物傳曰習於性成夫人之於物也始於交至於化而終於成夫物有外有內得於內者內物也動於外者外物也能無失其良心則不汨其內物操其常心則不動於外物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所謂內物也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所謂外物也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言內之物交乎外之物也夫所謂不能反躬者舍其常心也好惡無節於內者失其良心也

新安朱氏曰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此說得工

夫極密兩邊都有些罪過物之誘人固無窮然亦是自家好惡無節所以被物誘去若自有主宰如何被誘去此處極好玩味且是語意渾粹 又曰上言情之所以流此以其流之甚而不返者言之也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也而至於無宰制萬物人之所以為貴也而反化於物焉天理唯恐其存之有未至也而反滅之人欲唯恐其制之不力也而反窮之則人之所以為人者至是盡矣然天理秉彝終非可珍滅者雖化物窮欲至於此極苟能反躬以求則天理之本然者初未嘗滅也但習染已深難覺而易味難反而易流非厲知恥之勇而致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初耳

慶源輔氏曰是故君子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天下固未有大於心者自強者脅弱至孤獨不得其所皆所謂滅天理而窮人欲也反此則天理也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鍾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

鄭氏曰人為之節言為作法度以遏其欲也男二十而冠女許嫁而笄成人之禮也射鄉大射鄉飲酒也

孔氏曰人為猶為人也言制禮樂為人作法節也食饗饗食賓客也凡此皆是正交接之節不使相陵越也

張氏曰言制禮樂以節於人衰麻以下並是陳禮樂節人之事也

長樂陳氏曰居喪以哀為主其發於衣服容體則斬衰三升而其貌若苴至總麻十五升而去其半容貌可也其發

於言語聲音則斬衰唯而不對其哭若往而不反至總麻
 議而不及樂所以節喪紀者如此有文事必有武備有武
 事必有文備故鍾鼓以聲文事干戚以容武事所以和安
 樂者如此婦曰昏夫曰姻二姓之好自此和室家之道自
 此正所以別男女之親也男娶以三十則參天之陽數女
 嫁以二十則兩地之陰數則陽數者必成以陰故始之以
 二十之冠則陰數者必成以陽故始之以十五之笄所以
 別男女之成也諸侯之射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先行鄉
 飲酒禮旌以詔之鼓以節之扑以戒之定其位有物課其
 功有筭使人存爭心於揖遜之間奮武事於燕樂之際德
 行由是可觀齒位由是可正所以正交接於鄉黨也食以
 養陰而食在所主焉饗以養陽而飲在所主焉故諸侯饗
 禮七獻食禮七舉而諸伯如之諸子饗禮五獻食禮五舉

而諸男如之禮事相於世婦樂事序於樂師所以正交接
 於賓客也然亂多而刑五治多而禮五故天之所秩不過
 五禮有庸而已由是觀之節喪紀而使之不過者凶禮也
 和安樂而使之不乖者吉禮也別男女而使之不雜者嘉
 禮也正交接而使之不瀆者賓禮也不言軍禮者舉干戚
 與射以見之 樂書

嚴陵方氏曰人為之節者因人而制為之節也因人之有
 喪紀也故制為衰麻哭泣以節之因人之有安樂也故制
 為鍾鼓干戚以和之以至昏姻冠笄之於男女射鄉食饗
 之於交接亦若是而已且制禮所以為之節也樂則所以
 為之和也總曰為之節者蓋樂雖和而不流是乃為之所
 以節也以至別男女正交接亦無非節而已喪在彼也而
 我以禮數紀之故謂之喪紀衰麻有重輕之節焉哭泣有

五百四十六
多少之節焉於樂舉鍾鼓以見管籥於舞舉干戚以見羽
旄安則無危樂則無憂和則可否相濟之謂也和其安則
安不至於怠和其樂則樂不至於流昏姻所以別男女之
名冠笄所以別男女之服

延平黃氏曰先王爲人化物然後制禮樂人莫不有禮樂
之實而無化物者則天下自有禮樂矣先王安用制哉及
其化物非特滅天理也僞禮僞樂又從而乘之故先王之
制禮樂也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恩有厚薄禮有隆殺
麻所以節其文泣所以節其情

新安朱氏曰人爲之節言人人皆爲之節也

金華邵氏曰先王制禮樂以爲防閑之具則人道正而天
理還制爲衰麻哭泣則喪紀不失人道之正制爲鍾鼓干
戚則安樂不失其正昏姻冠笄則男女之道正射鄉食饗
則交接之道正此以上皆明禮樂之意如此

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
不悖則王道備矣

孔氏曰禮有尊卑上下所以裁節民心樂有宮商角徵羽
及律呂所以調和民聲政謂禁令用禁令以行禮樂也不
行禮樂則以刑罰防止之四事通達流行而不悖逆則王
道備具矣

長樂陳氏曰帝道成於虞王道備於周周之時禮掌於宗
伯樂掌於司樂政掌於司馬刑掌於司寇以謂化民於未
僞之前者在禮樂而不在刑政治民於已僞之後者在刑
政而不在禮樂四者交達順理而不悖則王道備而無闕
矣禮樂譬則陽也刑政譬則陰也陰積於無用之地不時
出以佐陽則天道不成刑政委於不急之務不時用以佐

禮樂則王道不備然則急刑政緩禮樂其霸道歟禮自外作而節民心以外節內也與書以禮制心同意樂由中出而和民聲以內和外也與書以義制事同意

樂書

嚴陵方氏曰禮以道其志然後能節民心樂以和其聲然後能和民聲政以一其行然後能行禮樂之道刑以防其姦然後能防禮樂之失四者如是則無所不達無所不達則無所不順無所不順之謂備前言出治道則四者之始也此言王道備則四者之終也既曰道其志又曰節民心蓋禮達而分定禮達則所謂道其志也分定則所謂節民心也

馬氏曰禮者齊人之外而亦所以節於中故禮節民心樂者導民之心而亦所以和於外故樂和民聲禮樂者為治之本也政以行之恐其有所偏也刑以防之防其不帥於禮樂也此與上之言雖不同而其實則一也先王為治之大要莫出於斯四者故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金華邵氏曰用禮樂者先王之本意間有不循吾化而越禮棄樂者則有政焉以使之必行有刑焉以防其或違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

鄭氏曰同謂協好惡異謂別貴賤流謂合行不敬也離謂析居不和也合情飾貌欲禮樂並行斌斌然也

孔氏曰從此以下為樂論此章凡四段自此至民治行矣為第一段論樂與禮同異同謂上下同聽莫不和悅也異謂尊卑各別恭敬不等也無所間別故相親有所殊別故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明雖有同異而又有相須也勝

猶過也樂過和同而無禮則流慢無復尊卑之敬禮過殊
 隔而無和樂則親屬離析無復骨肉之愛唯禮樂兼有所
 以為美合情謂樂也樂和其內是合情也飾貌謂禮也禮
 以檢跡於外是飾貌也二者無偏是禮樂之事也
 河南程氏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
 美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
 之亦不可行也

長樂劉氏曰樂和上下所以為同禮別尊卑所以為異同
 則遠邇欣合故相親異則大小適宜故相敬相親而無節
 則流蕩而忘返相敬而無節則離析而不通是故合和天
 下之情以為同者樂之事也賁飾萬民之貌以為敬者禮
 之事也

長樂陳氏曰樂主和而為同凡天下所謂同者麗焉禮主
 別而為異凡天下所謂異者麗焉周官大司徒以樂禮教
 和以儀辨等記曰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教和則其仁足以
 相親而不乖辨等則其義足以相敬而不越二者不可偏
 勝也詩曰好樂無荒戒其流也易曰履和而至戒其離也
 樂者為同而有異焉故樂雖合愛未嘗不異文禮者為異
 而有同焉故禮雖殊事未嘗不合敬要之樂同禮異者特
 其所主爾 樂書

延平黃氏曰可以相勝者仁義也故厚於仁而薄於義則
 親而不尊厚於義而薄於仁則尊而不親不可以相勝者
 禮樂也故曰樂勝則流禮勝則離仁義相勝則相治禮樂
 相勝則相賊相親以其有情相敬以其有分禮樂之同異
 正也而使之相勝則非禮樂之正矣故情勝分則流分勝
 情則離樂於內合情禮於外飾貌內外不相勝而後為禮

樂之事禮者理也而行禮者義也樂者情也而稱情者文也下文上下和與夫爵舉賢者所謂仁以愛之也貴賤等與夫惡不肖刑禁暴者所謂義以正之也

嚴陵方氏曰同則有情以相親異則有貌以相敬然能同而不能異則樂勝於禮其和至於流矣能異而不能同則禮勝於樂其體至於離矣禮樂不相勝而無流離之患則能事畢矣故曰禮樂之事也

馬氏曰同則有恩以相愛故相親異則有文以相接故相敬流者無所止離則失其所附禮樂之道貴其並行而不隆於所獨也

新安朱氏曰禮勝則離樂勝則流好就勝字上看只爭這些子禮纔勝些子便是離了樂纔勝些子便是流了知其勝而歸之中即是禮樂之正 又曰嚴而泰和而節

建安真氏曰禮屬陰凡天地間道理一定而不可易者皆屬陰樂屬陽凡天地間流行轉運者皆屬陽禮樂之不可闕亦如陰陽之不可偏勝一歲之間寒暑之相易雨露霜雪之相濟方能氣候和平物遂其生陽太勝則亢而為旱陰太勝則溢而為水有陰無陽則物不生有陽無陰則物不成禮勝則太嚴而不通人情故難合樂勝則太和而無所限節而流蕩忘返所以有禮須用有樂有樂須用有禮此禮樂且是就性情上說然精粗本末亦初無二理

慶源輔氏曰樂者所以合人之和禮者所以辨人之分和合則相親分辨則相敬有以合其情而無以飾其貌則樂勝而流矣有以飾其貌而無以合其情則禮勝而離矣合情飾貌禮樂之事也二者闕一則不可

金華應氏曰同異者禮樂之理親敬者禮樂之效流離者

禮樂之偏內合其情而相與交致其親敬外飾其貌而不使偏勝於流離此禮樂之見於事為者

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鄭氏曰等階級也

孔氏曰義宜也禮得其宜則貴賤各有階級文謂聲成文也樂文諧同則上下自和所好得其善所惡得其惡則賢不肖自分別矣用刑罰禁止暴慢用爵賞以舉賢良則政教均平矣用仁以愛民用義以正惡則民治行矣此經凡五事也

張氏曰言禮樂刑政既均又須仁以愛民義以正民如此則民順理正行矣

長樂劉氏曰禮之為義立於民心則貴賤雖殊而莫敢以為不等也樂之為文同於天下則尊卑雖異而莫敢以為不和也是以用禮樂以尊崇之者示之以天子之所好也用禮樂以疏遠之者示之以天子之所惡也好惡著於天下則賢不肖有別而民得遠罪矣故暴於禮樂之俗者必有刑以禁之賢於禮樂之俗者必有爵以旌之仁以愛之謂樂以和其心也義以正之謂禮以方其行也溥天之下莫不如此則民治行矣

長樂陳氏曰禮粗而顯而以義微之樂妙而幽而以文闡之故禮非義立則貴賤之位不等樂非文同則上下之情不和天尊地卑而君臣定卑高已陳而貴賤位禮義立則貴賤等之謂也節奏合而成文父子以之和親君臣以之和敬樂文同則上下和之謂也因禮樂以好惡則好惡著

而賢不肖別矣刑以禁暴與衆棄之也爵以舉賢與士共
之也因好惡以施刑爵則人人勸賞畏刑而政均矣爵以
舉賢仁不可勝用也刑以禁暴義不可勝用也仁以立人
而有以愛之義以立我而有以正之則禮樂刑政四達而
不悖固足以同民心出治道而民治不行未之有也前言
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此兼刑以爲政何哉曰孔子將
爲政於衛嘗謂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子張問政於孔子
則對之明於禮樂而已是禮樂者政之本刑罰者政之助
以刑爲政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之也

樂書

延平周氏曰合情者樂之事飾貌者禮之事禮之義旣立
則貴賤有等樂之文旣同則上下能和有禮有樂所以平
好惡故好之著則所好者賢惡之著則所惡者不肖此賢
不肖所以別惡之必至於刑故刑以禁不肖好之必至於
爵故爵以舉賢有威有福則政之所均自好之至於爵仁
以愛之也自惡之至於刑義以正之也如此則民治行矣
嚴陵方氏曰貴賤以位言故曰等上下以情言故曰和於
禮言義於樂言文於禮言貴賤於樂言上下互相別也然
上言不肖而下言暴者蓋不肖雖爲可惡然未至於可刑
必至於暴然後有刑以禁之也

馬氏曰禮義立則貴賤等公以七爲節侯伯以五爲節子
男以三爲節此等之之迹也樂爲同故樂文同則上下和
君臣上下同聽之莫不和敬此和之之類也於禮言義於
樂言文言義則有數言文則有情言文而不言情言義而
不言數互文以見意也義者禮之本故言立樂者八音克
諧故言同好惡當其實則賢不肖有別自貴賤等以至於
政均其爲治略具矣而猶未盡也又有仁以愛之義以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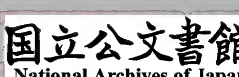
之故民治行矣於王道行則止言禮樂刑政而於民治行則不止於禮樂刑政而又益之以仁義者蓋王道備則為治之略民治行則為治之詳上言政而又言刑此則兼刑以為政者蓋合而言之則政刑一也分而言之則刑與政異矣

山陰陸氏曰所謂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有以禁之又有以舉之是之謂均所謂民治仁義而已非所與論於仁義之外也

李氏曰夫禮之所以為異者以其數也樂之所以為同者以其情也數必存乎義情必見乎文故曰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樂之道為明為出為愛為變為息而屬乎陽禮之道為幽為入為殺為化為消而屬乎陰屬乎陽者於人為好於政為爵於治為仁屬乎陰者於人為惡於政為刑於治為義故曰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慶源輔氏曰禮之義立則貴賤有等樂之文同則上下相和同亦和也貴賤有等矣上下相和矣然人之賢不肖終不能無也賢者好之不肖者惡之則賢不肖分別而刑政所由生也刑以禁暴則非作惡也爵以舉賢則非作好也刑賞不以私意而一循公理則其政均平而無偏陂前止言禮樂刑政之用此又言刑政之所由生也禮樂刑政即是仁義之事後又總言之也如此謂如上所言者也行即達也民治行謂治民之道達於下也

金華邵氏曰此又申言相親相敬之事必有仁義刑政以輔之治不偏於一而後可行於天下猶前言禮樂刑政四



達則王道行也夫禮者義之實義既立則貴賤有等樂者文以五聲文既同則上下無不和然貴賤不徒等必也明其好惡使賢不肖有別上下不徒和必刑爵以禁暴舉賢而使其政均一既有仁以致其愛復有義以正其過如此則治達於下無有壅而不行者然禮樂者治之本而刑政所以輔之歟

金華應氏曰等所以辨異和所以統同好惡者心之取舍也刑爵者政之勸懲也合和其仁也等辨其義也好賢而爵舉之仁也惡不肖而刑禁之義也言禮樂與政而刑包其中蓋別而言之禮樂亦所以為政也前以刑政輔禮樂而曰王道備言其為治之具也此以仁義別禮樂而曰民治行言其為治之效也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

易大禮必簡

鄭氏曰由中出和在心也自外作敬在貌也文猶動也易簡若於清廟大饗然

孔氏曰自此至禮行矣為樂論第二段明禮樂自內自外或易或簡天子行之得所則樂達禮行也樂從心起在心故靜禮肅人貌貌在外故云動也大樂必易朱弦疏越是也大禮必簡玄酒腥魚是也

張氏曰出猶生也為人在中和有未足故生此樂作猶起也為人在外敬有未足故起此禮

橫渠張氏曰禮自外作故文與孟子義內之說相似蓋孟子方辨道故其言得造深作記者非不知內者據粗淺言之事簡則誠是易從然而後世之禮簡而至於無矣故必崇禮古人於禮亦為常事故其為之也亦易禮樂簡易亦

有此理

長樂劉氏曰樂由中出則復其自然之性所以靜也禮自外作則除其詐偽之心所以文也大樂必易者以言其與上下同樂也大禮必簡者以言其與貴賤同安也

長樂陳氏曰方陽之復也雖動而靜此樂由中出所以為靜也方陰之出也雖靜而動此禮自外作所以為文也易言乾之靜專坤之為文如此而已言靜則知文之為動言文則知靜之為質人之心也靜而與物辨則在性而質動而與物雜則在貌而文原樂之始則靜而已及要終焉未始不動乎外也要禮之終則文而已及原始焉未始不中正以為質也夫乾天下之至健其德行常易以知險坤天下之至順其德行常簡以知阻樂作自乎天其來自乎陽其所以著者在於太始未嘗不與乾同德焉此大樂所以

必易也禮制自乎地其作自乎陰其所以居者在於成物未嘗不與坤同德焉此大禮所以必簡也大樂之易大禮之簡言必者不易之理也

樂書

嚴陵方氏曰由中出則天作之也天無聲無臭所以為靜自外作則地制之也地有剛有柔所以為文基命宥密為無聲之樂此非其靜歟大禮物博而多之為美此非其文歟

延平黃氏曰樂者樂也德也故由中出而外設者其文也禮者履也行也故自外作而中立者其本也外作於貌故文內出於性故靜 又曰大樂所樂者性也故易大禮所履者理也故簡簡者禮之至也易者樂之至也易則無險阻故無怨簡則無紛辨故不爭大禮大樂之世所樂者正性所履者真理則吾復何為哉此所以揖遜而天下治

又曰大樂所樂者性也故易大禮所履者理也故簡先王之制禮樂也豈其私意哉禮制其性之中樂制其情之和而已由性之中制禮以致其中由情之和作樂以致其和然後天位乎上以生地位乎下以成而人位乎其中以贊之大樂之易大禮之簡天下之理存乎先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則成位乎其中矣

延平周氏曰樂由中出文在於外禮自外作本在於中所謂由中出者言其自然也所謂自外作者言其使然也以其自然故靜以其使然故文樂由天作故易此大樂所以有遺音也禮以地制故簡此大禮所以有遺味也

慶源輔氏曰樂由中出原其始也禮自外作論其形也原其始則樂本於靜論其形則禮必有文靜則必形於動文則必有其本自靜而為動故易自文而反本故簡

講義曰靜者謂樂未出之初人心未感物之時寂然而已及其為樂則聲音由靜而生耳樂既本靜則當求之於靜矣文者謂威儀三千其始安得有此以其形於外故有如此之文禮之本不在文則不當求之於文矣是以大樂必易大禮必簡

金華邵氏曰禮樂皆天理也而曰禮自外作何哉使禮果自外作荀卿子所謂偽者矣於禮何取曰樂由中而出於外也禮自外作自外而作夫內也外有所為必出於中而有本中有所蘊必作於外而可形學者詳繹出與作之義則思過半矣惟由中而出於外故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傲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而其用則靜蓋中之靜形於外亦靜也惟自外而作

夫內則升降上下周旋裼襲隆殺等威經而為三百曲而為三千而其用則文蓋外之文所以作夫中之文也然則禮樂果有內外之辨哉 又曰中出而靜外作而文此禮樂之用也必易必簡又推其本而言之大樂者性之和禮者性之中以一性之和為樂則和之外無他事如清廟之瑟豈不易乎以一性之中為禮則中之外無煩文如大饗之禮豈不簡乎

金華應氏曰樂之和蘊於心中出者和氣之鬱積充溢而流動於外也禮之敬動於容自外作者威儀之周旋設飾而矯揉於內也靜者言樂止其所雖鏗鏘備舉而中之純一者不可散也文者言禮備其節雖莊敬純實而外之設飾不可略也蓋樂和而易於流故雖動而必主乎靜禮嚴而易以倦故雖質而必飾以文四肢百體皆由順正樂

之靜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之文也樂出於虛愈出而愈靜禮飾其實愈飾則愈文此所以不同易以心言簡以事言心和則易而順事敬則簡而略大猶重也

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 而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鄭氏曰至猶達也行也賓服賓協也試用也

孔氏曰樂行於人由於和故無怨禮行於民由於謙故不爭民無怨爭則君上無為但揖讓垂拱而天下自治其功由於禮樂故曰禮樂之謂也暴民凶暴之民不作不動作也天子如此則禮行者言天子若能使海內如此則是禮道興行也樂云達禮云行者互文也

長樂陳氏曰樂不至不可以言極和禮不至不可以言極
 順內極和則不乖於心何怨之有外極順則不逆於行何
 爭之有樂以治內為同禮以脩外為異同則相親而無怨
 異則相敬而不爭通而言之禮亦可以無怨樂亦可以不
 爭故經言樂則曰瞻其顏色而民不與爭禮器言禮則曰
 內諧而外無怨也周道之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則樂不
 至可知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則禮不至可知暴民不作
 於下諸侯賓服於上大則兵革不試小則五刑不用百姓
 無患而有所謂和天子不怒而有所謂威如此則樂無不
 達矣父子天性也有以合其親長幼天倫也有以明其序
 敬四海之內則立愛自親始而民睦立敬自長始而民順
 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而禮無不行矣 樂書
 嚴陵方氏曰至則無以復加之謂也天下之心無怨爭則

天下有所不足治者矣暴民不作則諸侯賓服諸侯賓服
 則兵革不試五刑不用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然後百姓無
 患天子不怒故其序如此此皆和之所致故曰如此則樂
 達矣父子固有親矣禮則合之長幼固有序矣禮則明之
 父子得其親長幼得其序四海之內豈有相慢易者哉故
 曰以敬四海之內言四海之內皆相敬此皆節之所致故
 曰如此則禮行矣

山陰陸氏曰樂至則無怨若神罔時怨神罔時恫是也禮
 至則不爭若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是也天子不怒當
 曰天下不怒以天子言禮以天下言樂相備也以敬四海
 之內所謂予視天下匹夫匹婦能勝予是也

廬陵胡氏曰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此明堯舜之揖讓
 異乎後世之戰爭禮至樂至謂躬行之至此云樂達禮行

謂施乎天下之盛

慶源輔氏曰至可以兼達與行達與行不足以盡至之義也唯至故可以達可以行亂世之音怨以怒則樂亦有怨者也然非樂之至滕薛爭長子產爭承則禮亦有爭者也然非禮之至極禮樂之至則堯舜之事是也固不可分別而言之矣故曰其極一也樂達言其終也禮行言其始也樂欲達之於下故以天下言樂禮欲率之於上故以天子言禮陸氏之說善矣然亦非相備而已

金華應氏曰四海之內一句恐在合字上

禮記集說卷九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